

# 西德遊記



世界知識叢書  
蘇·柯羅里柯夫著  
陳用儀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六十四之書叢識知界世

記遊德西

著夫柯里羅柯·蘇  
譯儀用陳

版出社識知界世

月二年一五九一

西德遊記

世界知識叢書之四十六

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

原著者 蘇·柯羅里柯夫

譯者 陳用儀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0)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0)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

總經理 李 彦

定價五千元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京(1) 0001-10,000

書號0020

## 前 言

自婚姻法公佈以來，由於各地黨、政部門及有關團體的貫徹執行和廣大羣衆的擁護，湧現出不少貫徹執行婚姻法的模範地區、模範幹部和模範家庭。本書是根據有關機關團體和各地報刊關於這一方面的報告和通訊材料編成的，可供各地宣傳並貫徹婚姻法的參考。

編 者

一九五三年一月

原 載：“НОВЫЙ МИР”

(一九五〇年第六期)

原 題：В Западной Германии

(Записк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著 者：Юр. Корольков

## 目次

- 一、『冷戰』的開始……………(一)
- 二、『黑色國防軍』(Sturze Reichswehr)復活……………(二)
- 三、雙佔區(Бизония)的產生……………(三)
- 四、倫敦會議的破裂……………(四)
- 五、緩慢的審判的城市……………(五)
- 六、克萊將軍的馬克……………(六)
- 七、賣國賊內閣……………(七)
- 八、美國人在德國……………(八)

## 一 『冷戰』的開始

正在在紐倫堡還在進行審判主要的戰爭罪犯和德國法西斯主義頭子的時候，西德發生了一個事件，這個事件，在柏林的外國記者稱爲『冷戰』的宣戰。一九四六年九月初，柏林有許多記者都收到了美國軍政府發給的請柬，上面寫着：

『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閣下的演說，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星期五下午一時在斯圖迦特城維登堡國家劇院舉行。

憑柬入場。

美國軍政府。』

這一天的前一天，一列專車載着外國記者開出柏林，駛向斯圖迦特去。在一羣蘇聯記者所乘坐的車廂出入口，在全段路程中都站着美國M P——戴着白盔、穿着保護色衣服的美國憲兵。到一些小站的時候，蘇聯記者不准下車到月台上去。M P虎視眈眈地留意着他們所走的每一步路。

在斯圖迦特，美國『公共聯絡處』（Public Relation）——美國的情報處——的一個人員，把貝爾納斯在幾小時後打算要講的演辭全文分發給了記者們。

印出來的演辭全文充滿了戰後合作、力圖和平、崇高目標、對歐洲各國人民福利的責任感等

等的辭句。可是在這些對近親大公無私而熱愛的諾言中，溜進了一些這樣的辭句：

「我們打算保留我們對歐洲事務的興趣。」

「德國精神中民主一天不生根，德國中央政府就一天不應當建立。……」

「盟國政府所能够做而必須做的一切，就是設立一些德國用作根據以自行管理的規則。」

在演辭中說到了同意把薩爾割讓給法國人，建立雙佔領區——英美聯合區，在雙佔領區範圍內獨立管制魯爾。有一句也頂令人注意，那就是籌備『德意志合衆國』（United States of Germany）聯邦憲法，這個憲法將能保證新德國的『民主性質』。這一句令人大惑不解，於是記者們向美國官方代表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貝爾納斯閣下的演辭中有印錯了的地方。

沒有，沒有印錯。貝爾納斯真正——第一次——在自己的預備演辭中使用了『德意志合衆國』這個名詞。

在斯圖迦特車站，舉行了貝爾納斯的盛大歡迎會。他是坐着從前着特勒的列車來的，在攝影師面前裝姿勢裝了好久，然後往劇院大廈去。從車站到劇院，馬路兩旁都站列着美國兵士。從某一處角落忽然衝出了兩輛吉普車和一些坦克。吉普車和坦克也跟着作殿後，在淺耳欲聾的號聲中飛馳過了斯圖迦特的馬路。

貝爾納斯在一點鐘左右講話，可是他的演辭在那兒也沒有使用『德意志合衆國』這個名詞。顯然，在最後一分鐘決定了不直率地說到分裂德國的深謀遠慮的計劃。



晚上，在回返柏林的路中，一位美國記者約翰·斯各脫走到蘇聯記者的車室去，他的俄語說得很漂亮。這位記者開始談到貝爾納斯的演說。

『老實說吧，』他說。『我們國務卿的演說，表示德國英美風將要合併了；此其一。公開提出了修改波茨坦決議的問題，因為這些決議已經過時了；此其二。西德工業水平將要提高，你們將得不到賠款，因為幫助鞏固蘇聯經濟，對我們是不利的；此其三。不讓你們參加管制魯爾……』

美國最反動的雜誌『時代』(Time)週刊的這個記者一面屈着手指，一面暴講了貝爾納斯演辭真正的用意，吹噓着自己對美國政客們的政策消息靈通。當然啦，在不久刊載在『時代』的論文裏，約翰·斯各脫並沒有說出他在到柏林的路上的列車中所闡明的那些用意。

貝爾納斯演辭真正的用意反映了一個『世界霸權』的狂妄念頭，這個念頭已經不是德帝國主義者的，而是海外的帝國主義者的了。問題是用了一個隱隱約約的形式，不過還是提出得清清楚楚的了，這就是恢復西德軍事潛力，把它變成爲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作戰的軍事戰略跳板。至於『德國用作根據以自行管理的規則』，這就是暗示後來美國當局在西德實施的佔領法規。

貝爾納斯所謂爲必須『在德國精神中生根』的『民主』的那件東西，實際上就等於在西德佔領區恢復法西斯主義被毀壞了的根。

## 『黑色國防軍』(Schwarze Reichswehr)復壯

在波茨坦三強元首會議的決議中，有一部分是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犧牲的千百萬人的墳墓上作的神聖誓言。是這樣說的：

『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將予根除，各盟國將一致協議，在目前和未來，採取其他確使德國永不再威脅它的鄰邦及全世界和平的必要措置。』

西方列強代表們一等到人們離開了開會所在地的波茨坦宮殿，就馬上破壞了這個誓言。

一九四七年夏季，一羣蘇聯記者訪問了德國美佔領區。我們訪問了許多城市，遇到了一些在德國的美國人，注意着該區的政治生活、人們的心情。

我們在慕尼黑曾經跟巴伐利亞美國非納粹化管理處主任格里菲茲先生會談過。這位美國陸軍上尉袖上厚厚地纏上了好多條金邊，說明了這位軍官在歐洲滯留了很久，他試想拿一些天文學數字來嚇到我們，拿美佔區最大塊的土地巴伐利亞進行非納粹化的規模來嚇倒我們。

『我應當告訴你們，』格里菲茲和藹可親地微笑着說，『我們以我們特有的美國規模來實施非納粹化。巴伐利亞九百萬居民中有六百萬人受到了檢查，這就是說，全部成年的人口，不錯，有四百五十萬人獲得了證明書，說他們不用牽涉到非納粹化。到聖誕節的時候，克萊將軍下令特

赦了八十萬人。這樣，我們這兒受非納粹化的，大約有七十萬人。爲了這個，建立了四百五十個審判法庭（Spruch-Kammer）（註）。你想想，這是多麼複雜而費事的工作呀！」

即使是根據格里菲茲先主向我們引用的官方數字也就可以看出，巴伐利亞十萬件審判案件中只審查了一千件屬於甲級的案件。有一件事令人很注意，就是被審的，不知道爲什麼，首先是跟法西斯主義無干的人們，而法西斯大鯨魚們却悄悄然避開了任何的責任。

有一個國獸口就是盡人皆知的：「拯救快要溺死的人——這是快要溺死的人本身的事情。」德國有一些人，他們絕不是爲了幽默的刺激，改了這一個口號：「懲處戰爭罪犯——這是罪犯們自己的事情。」這個口號履行得非常鄭重。例如，在不來梅，兩年間非納粹化工作實施得跟巴伐利亞一樣，人家決定了急急實實了它……靠納粹黨人本身的協助。不來梅主要的非納粹化工作首領劉夫特修茨律師通知了美國當局並獲得其同意，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了一個對從前和現在的法西斯黨徒的呼籲，號召「自覺自願地自己懲罰自己」。從這時候起，每一個希特勒黨徒都可以自己自己指定罰款的大小或是選擇別的懲罰，以處罰他的納粹罪行。這些整千整萬的全都變成了海軍的喪家之犬的希特勒黨徒，他們只要書面向律師通知他們所自願接受的懲罰。劉夫特修茨律師不但號召納粹黨徒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而且還答應給他們一定的利益。他替著說：快要實施審判改革了。必須快點繳交罰金了——反正舊馬克快要扔到垃圾箱去！

（註）即非納粹化委員會。

——著者

對於許多伶俐而又會打算盤的生意家來說，非納粹化成了一件有利可圖的生意。就是在慕尼黑，可以讀到內容如下的廣告：

「諸君想要使自己非納粹化嗎？請信任我好了！保證成功，我有許多當事人都在書面上對我表示感謝。我的關係搞得很好。」

對你要求的，只是簡略回答下列問題：

一、舉出一些人（兩個就夠了），他們曾在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見過你在教堂。

二、簡略寫出你在入黨的時候自己良心上有甚麼衝突。

三、舉出一些證人（兩個就夠了），他們聽你說過戰爭將會打輸。」

西德非納粹化所要求的，僅止於此而已。

非納粹化問題中的自行處分，還不僅是在不來梅推行。在羅頓堡城（Rotenburg），主持居民的非納粹化的，是一個地方市長，他有過在希特勒黨中滯留的牢不可拔的經歷——自一九三四年起。爲了增加勢力，他把他的兩個兒子也帶進了委員會名單之中，這兩個兒子會積極在「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裏工作。羅頓堡的非納粹化工作提早完成了，城裏表面上已經沒有法西斯黨徒了……

漢堡也發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件。戰爭結束後不久，英國當局在這裏建立了一個宣傳情報中心，表面上叫做一個電訊社——「德意志新聞局」（Deutscher Pressdienst），簡稱DPD，它供給在西德出版的一切報紙的消息。不知道是誰不小心，有人提議把這個電訊社的全體工作

人員列入名單，實行非納粹化。結果發現了，原來這個英國化的電訊社大部分的『記者』都是鄧尼茲（Dönitz）上將的德國海軍總部的軍官。他們甚至帶着自己的器械來電訊社工作——帶着電報打字機、電話機和其他的通訊工具。這些有着高級的海軍銜頭的『記者』的名單當交到了審判法庭之後，被一個英國工作人員制止住了，於是檢舉就被禁止了。鄧尼茲總部出來的海盜們仍然留在動筆桿的土地上，他們準備一有號召，馬上回到他們從前的、更熟悉的職業上去。

當我們在美佔區旅行的時候，還是在美因河上法蘭克福，就有某一個美國記者告訴我們說，幾天以前他訪問了丹穆斯達（Darmstadt）的集中營，裏面有一些被囚的『黑衫軍』（Schutzstaffel）份子和戰爭罪犯。他之進入那個地方，不完全是用平常的方法。他瞎了東道，要沒有證明書和特許證而能夠進入那個集中營。實際上，他在駛車駛近集中營之後，把汽車攔在一邊，自由自在地經過武裝衛隊身邊而進了大門，在被囚的法西斯黨徒中鬼混了一整天，在他們那兒過夜，早上又同樣自由自在地走出了集中營。這個記者說這個故事像說一個好笑的笑話一樣。可是集中營的秩序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於是我們要求准許我們訪問這個集中營。

在一個炎熱的六月的中午，我們坐車到了集中營外面，圍住它四周的，是有刺的鐵絲網編成的高高的藩籬。在這兒大塊的土地上，居住着一萬二千名最危險的——正如人家警告我們說的——戰爭罪犯。他們在這兒過着隔離的生活，與其說是像在集中營裏，毋寧說是像在禁閉的療養所或是休養院裏。這裏的鐵絲網，象徵的意義比任何實際的意義大。

雖然現在正是工作日最緊張的時候，可是到處都有一羣一羣無所事事的人在閒蕩着。大門站着一個守門人，他穿着短褲子，彬彬有禮地檢查着通行證。看他的風度和姿態，可以感覺到他是過貴族教育。

「你是誰？」我問他。

「馮·瓦爾道夫，威廉第二大帝第三子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皇太子殿下下的從僕。」守門人一口氣說完了這句話，有禮貌地鞠躬，好像他穿的不是短褲子，而是宮廷大禮服似的。

一些晒黑了、養胖了的人圍着我們。

我們問，爲什麼囚犯不做工作。美國的集中營管理處代表回答說，只有願意的才做工作。

在集中營辦公室附近，我們在羣囚犯面前停下來。他們已經知道有記者到營裏來。一個囚犯，樣子像個運動員，雙頭肌上刺青刺了一個法西斯卐字，他說：

「你們覺得我們不工作很奇怪嗎？但是只有這樣的營徒，難道還可以工作？希望你在報紙上寫到這一點……」

集中營主任懇切地告訴說：每一個囚犯一天獲得一千六百卡路里，而工作四小時的則獲得二千五百卡路里，這時候德國居民平均只獲得八百至九百卡路里哩！

我們走過了整個集中營，我可以見到法西斯黨徒們如何坐在「禁錮所」中消磨他們的時間。在大塊的地域上，軍事型的房子林立。房子附近的長凳上，坐着囚犯們。「囚犯」這兩個字無論

如何也不適用於這些享受午飯後休息的人們。有人看小說，有人抽煙，自由在地談着話，另外還有人無目的地在鋪了沙的小路上走來走去，或是在自己的花壇上徘徊，這些花壇就是在這兒的房子附近開的。大概這就是我們在集中營中所見到的唯一的勞動。一些人在房子後面解開了呢衣晒太陽。

在集中營裏，設備了四個劇場，一個運動場，還有足球場。甚至還有集中營大亭。在我們來的那一天，應該是講授「對意大利的印象」，下一天則是愛脫爾曼教授主講「四歐聯盟」。在這裏，的士蘭克福和達穆斯達的市長。根據布告牌子，連齊末曼教授(Professor Zimmernann)也從瑞士來過。

在佈告板上，除了徵求交換彈子及其他軍人制服的告示之外，還貼着一個「聯合歐洲社」的告示，這個社團是在營內部存在的。這個社的社員們宣傳着「歐洲合衆國」的思想，正像溫士頓·邱吉爾所發表的一樣：「社內有一個斯拉夫部。某一個囚犯，大概是基於個人的印象，曾經講授過『東歐地圖』」。

人家給我們畫出一座寬敞的冬天劇場。他們甚至還建議我們聽聽集中營文娛生活的音樂會。音樂家們已經在把大提琴和小提琴調絃對音。我們謝絕了。伴着走的美國人詫異地說：「難道俄國人不要歌聲樂的嗎？平常我們的外賓都很滿意地聽集中營的音樂會。」……

我在集中營中跟當地的市長（還有這樣的職位！）黑衫軍上尉保羅·狄茨談話。

他說，營裏有自己的自治機關，這個機關的成員都是在廣泛民主的基礎上選出的，而且只是用秘密投票的方法。在最近一次投票甚至選進了投票箱。集中營內存在的民主，完全明顯的，是比營外來得廣泛。

這位黑衫軍上尉不大願意地說到自己的過去。他只是說他從前曾在警察局做事，而在戰時在俄國滯留了很久。他甚至還埋怨營養不好。雖然營裏的希特勒黨徒們除了德國工人兩倍的口糧之外，每月還可以獲得約二萬份含糧包，重量達五公斤。

營內有自己的郵局，附設有電報局。我們在場的時間之內，已經收到了一大堆電報。我隨手拿了第一封。上面有幾個字：『審理在星期四開始，全仗大力協助。』罪犯們在營裏竟處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他們竟有機會來協助他們在營外的同謀者。

我要在這裏引證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我親自在達穆斯達戰犯收容集中營中觀察到的。不過這樣的集中營，在美佔領區中是不少的，而且它們的制度也是一樣的。在我們到達前幾天，營裏逃跑了——一個達穆斯達蓋世太保首領羅勃·莫爾，他被控告曾殺害了幾百人。老實說，連逃跑也不是。當莫爾被人警告，說他將被解送紐倫堡並在那兒受審之後，這位蓋世太保就簡單地收拾了他的行李，走出了集中營。

同樣的制度也存在於摩斯堡集中營，這裏關着希姆萊的私人副官黑衫軍突擊隊長勞倫斯·阿姆塞古魯伯。希姆萊的副官過活過得一無拘束。他甚至乘小汽車到附近的鄉下去，沒收了那地方



農民的糧食，供自己和自己的同僚享用。

在我們訪問了達穆斯達集中營之後，過了幾個月，又跑了一個戰爭罪犯——黑衫軍突擊隊總長奧托·斯各爾卓尼，他是墨索里尼逃跑的組織者，殘殺數百名蘇聯公民的罪魁。正如後來證實，組織斯各爾卓尼逃跑的，是前希特勒外交官勞遜巴哈（Kauschenbach）和美國諜報人員。勞遜巴哈在戰後取得了西班牙國籍，根據佛朗哥王的指令，在瑞士開辦了自己主要的大本營。斯各爾卓尼被從達穆斯達集中營送到了這個大本營，他從這地方又被轉送到美國去。他現在在那兒充任美空軍飛行訓練官，從事訓練降落傘部隊。不久之前，他的回憶錄曾在西方報紙上發表過。

在戰後最初的全部年頭中，西德法西斯黨人都在進行着復辟的過程。這是實現美國在德計劃的第一個階段。國際反動派幫好了，治好了，保存了法西斯幹部，以便得到可靠的支柱來實現自己的侵略政策。

幾十個重工業大亨，法西斯侵略的罪魁和唆使者，都被宣判無罪，回復自由了。戰爭結束時他們奔向西方迎接英美軍隊的時候的直覺並沒有欺騙了他們。有了克萊和羅伯森，他們就有了可靠的撐腰者和忠誠的保衛者。

英美當局在西德建立軍事戰略跳板的時候，分了很大的注意力於聚集德國軍隊。早在一九四